

# 關於敦煌詩的幾則新發現

楊明璋\*

世新大學中文系

## 摘要

本文主要是以徐俊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一書為基礎，對之做了若干的補正。凡有三方面的新發現：一是經考辨得知某一作品歸屬於某一作者，如 P.2673 的〈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與〈江上羈情〉二詩當為宋之問的佚作，而 P.3906 的〈貧士述情〉則是出自哥舒翰之手筆，又〈大漠行〉與李昂也有相當的關係。二是增補某一作品還有其他寫本，如「夕夕多長夜」詩不但可見於 BD02126，「送遠還通達」詩可見於 BD01957V、中研院傳圖藏編號 4V，而且均可在長沙窯瓷器題詩裡見到；他如，〈寒食篇〉又可見於 S.6208V+S.3227，而〈錦衣篇〉則又可見於 P.2598V。三是釐訂某一作品的若干錄文，如「爾日更顛顛」（〈初度嶺〉）與「黃雲黯黯日光耶」（〈大漠行〉），分別是「爾日更顛顛」與「黃雲黯黯日光斜」之訛。

**關鍵詞：**敦煌，詩，宋之問，李昂，哥舒翰，長沙窯，寫本

## 一、前言

在上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的其中一項焦點，是關於敦煌詩的討論，或有將之視為輯佚的材料用以補錄《全唐詩》者，如王重民的〈補全唐詩〉；或有將之分類別類加以詮解者，如項楚的《敦煌詩歌導論》，不論是哪一種取向，均為敦煌文學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並於千禧年有對敦煌詩進行全面性總結的論著——徐

---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anewbear1974@yahoo.com.tw。

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sup>(註1)</sup>一書問世。該書對敦煌詩的錄校、寫本、作者等均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探究，並也盡可能為這些詩最為基礎的問題做出適切的解答。當然，敦煌文獻流散於世界各地，而且詩的抄錄又是其中各類文書最為隨興的一類，要求全並不是那麼容易，或多或少都會有些疏漏。<sup>(註2)</sup>

如，擬名為〈打馬毬詩〉<sup>(註3)</sup>中有一句《輯考》錄作「青一隊，紅一隊，軻皆玲瓏得人愛」，<sup>(註4)</sup>「軻皆」一詞頗令人費解。檢視原寫本，S.2049V 作「軻皆」，P.2544 作「軻皆」，有人將之釋作「軻比」，以為是毬賽的裁判，並且提到史書中有鮮卑族的一部落稱作「軻比能」者，執法最為公正，<sup>(註5)</sup>經查證，黃氏所稱的「史書」乃為《三國志·魏書·鮮卑》，<sup>(註6)</sup>而「軻比能」確實是執法公正，但它並不是部族名而是人名，況且原寫本中的「軻皆」或「軻皆」，終究不同於「軻比」、「軻比能」，故黃說並不可從。其實，「軻皆」或「軻皆」，當就是「珂珮」。在敦煌文獻裡，「珂」字屢作「軻」，像〈韓朋賦〉中的「齒如珂珮」，P.2653 即作「軻珮」，是音近而訛；至於皆或「皆」字，當如項楚所言是「背」字之形訛，而「背」又與「珮」字音近，<sup>(註7)</sup>故〈打馬毬詩〉的「青一隊，紅一隊」後應是「珂珮玲瓏得人愛」。筆者在這幾年裡，斷斷續續地閱讀了一部分的敦煌文獻，發現了一些可補《輯考》者，或有類上例屬錄校者，也有關作者或寫本的新發現者，茲將它們一併陳述於此。期許能對敦煌詩乃至於唐詩的研究，有些許的貢獻。

## 二、〈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 〈江上羈情〉與宋之問

P.2673 的〈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一詩，《輯考》所

1.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2. 張錫厚，〈讀《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札記〉，《文學遺產》2005 年第 2 期。該文即指出了《輯考》一書不少待商榷者。
3. 此詩可見於 S.2049V、P.2544 二卷，本無題，依項楚所擬。參：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64-65。
4.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473-474。
5. 黃永武，〈唐朝的國際球賽〉，《珍珠船》（台北：洪範書店，1992），頁 185-187。
6.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台北：鼎文書局 1987 年影印新校本）卷三十〈鮮卑〉，頁 838。
7. 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65。

錄大抵有四處可再商榷：(註8)一是「南階石癰濃」，「癰」字原卷作「癰」，《龍龕手鑑·疒部》云：「癰，俗；癰，正；疥，今。」(註9)二是「攝衣趨福地」，「趨」字原卷確實如是，而「趨」即「趨」之別體；(註10)三是「爾日更顚顚」，原卷雖確實如是，但「爾日」恐和上一句「宿心常懇懇」的「宿心」不甚能相對，當以「爾日」爲妥，而且敦煌文獻裡，「日」、「曰」二字本就常相混淆；四是「苦葉晏前際」，原卷作「嬰」，《輯考》以爲即「晏」字，而《龍龕手鑑·日部》則云：「嬰，古文，音照。」(註11)緊接著，我們要討論的是有關於〈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與〈江上羈情〉二詩的作者問題，爲了便於論述，茲先將二詩逐錄於下，分別作：

五嶺分鳶徼，三天峙鷲峰。法堂因嶂起，香閣與巖重。  
寒水千尋壑，禪林萬丈松。日將輕影殿，風閑響傳鍾。  
佛帳珠幡繞，經函寶印封。野鳴初化鶴，岸上欲降龍。  
北牖泉埃散，南階石疥濃。淨花山木槿，真蒂水芙蓉。  
古塔留奇制，殘碑紀勝蹤。一音三界晚，十善百靈恭。  
流竄同飄蕩，登臨暫杖筇。攝衣趨福地，跪膝對真容。  
忽似毗耶偈，還如舍衛逢。宿心常懇懇，爾日更顚顚。  
苦葉照前際，危光迫下舂。已知空假色，猶念吉除凶。  
覆護如無爽，歸飛庶可從。

獨下三江路，飄如一葉浮。臥查衝險洑，欹樹壓平流。  
岸枝時冒挽，潭沙或礙舟。出沒見帆影，遠近聞棹謳。  
浦花春似雪，江氣曉如秋。白雲乖帝里，舟徼。(後殘)

顯然，二首詩所表達的都是竄謫之情，而且二首詩的詩句亦均屬對工整，從首至尾無一不對偶。當然，〈江上羈情〉一詩的後半已殘，我們無從得知那些詩句是否也是兩兩俳偶。依官制的演變與詩歌的發展來看，這二首書寫貶謫心緒的排律，

8.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131。

9.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6冊)卷四，頁五十九。

10.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頁一〇四。

11.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四，頁三十三。

不可能是唐以前的撰作，而應是出自唐人的手筆。

而在唐人的詩裡，像〈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以靈鷲寺、廣果寺為吟詠的對象，並不多見，筆者初步檢視《全唐詩》，就僅三首：一是宋之問的〈遊韶州廣界（一作果）寺〉，詩云：

影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巢飛銜象鳥，砌蹋雨空花。

寶鐸搖初霧，金池映晚沙。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sup>（註12）</sup>

二是房融的〈謫南海過始興廣勝寺果上人房（一作過韶州廣界寺）〉，詩云：

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

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令鄉國夢，終此學分身。<sup>（註13）</sup>

三是李群玉的〈歎靈鷲寺山榴〉，詩云：

水蝶巖蜂俱不知，露紅凝艷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

<sup>（註14）</sup>

上述三首詩，風格與 P.2673 的〈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相近者，大概就是〈遊韶州廣果寺〉和〈過韶州廣界寺〉，不但同樣有對仗工麗的詩句，而且均能化用釋教教義於詩句之中，所表達的又皆與謫居之事相干。只是，房融的詩今可見者，就僅〈過韶州廣界寺〉一詩，而其生平我們所知亦不多，只曉得他和沈佺期、宋之問等人，在中宗神龍元年「皆坐二張（張易之、張昌宗）竄逐」，<sup>（註15）</sup>「配流欽州」，<sup>（註16）</sup>我們實難遽以論斷 P.2673 的〈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就是房融之作。倒是宋之問，不但其詩今傳者有三卷，<sup>（註17）</sup>對其生平所知亦較詳，像《舊唐書·文苑傳》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

12.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五十二。

13. 《全唐詩》卷一〇〇，頁1076。

14. 《全唐詩》卷五七〇。

15. 後晉·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影印新校本）卷七十八〈張昌宗傳〉，頁2708。

16. 《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頁136。

17. 見《全唐詩》卷五一至五三。

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為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註18)

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宋之問除了在神龍元年曾被貶至瀧州外，睿宗即位時，又再度被流放至嶺南，而且，在此段時期裡，也撰写了不少的詩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原有十卷之多的個人集子，今卻只見三卷，看來應有不少「傳布遠近」的作品未能保留下來。〈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江上羈情〉或許就屬這類的佚詩。

〈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江上羈情〉二詩，除了前述所提到的，包括詩篇吟詠的對象、主旨、書寫技巧等，均與宋之問的生平事跡、詩作風格近同外，還有就是宋之問有關廣果寺的詩作一般的傳世文獻或許僅存一首，但以寺院為主題的詩詠其實是相當多的，如他眾多的應制詩中，就有不少是「奉和○○寺」者；(註19)還有一些是他個人遊寺院有感，〈遊法華寺〉(二首)、〈遊雲門寺〉、〈遊稱心寺〉(二首)等都是。(註20)至於借江景以抒羈旅之情者，一般傳世文獻所刊載的宋之問之詩，亦有一些這樣的作品，如〈夜泊湘江〉、〈下桂江龍目灘〉。(註21)而且，這些詩的格調大致上也和〈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江上羈情〉是一樣的，現分別以〈遊稱心寺〉、〈下桂江龍目灘〉為例，詩云：

步陟招提宮，北極山海觀。千巖遞縈繞，萬壑殊悠漫。  
喬木傳夕陽，文軒劃清渙。泄雲多表裏，驚潮每昏旦。  
問予金門客，何事滄洲畔。謬以三署資，來刺百城半。  
人隱尚未弭，歲華豈兼玩。東山芝桂芳，明發坐盈歎。(註22)

停午出灘險，輕舟容曳前。峰攢入雲樹，崖噴落江泉。

18.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頁5025。

19. 參見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下冊，卷二。

20. 參見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冊，卷三。

21. 參見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冊，卷三。

22. 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冊，卷三，頁535。

巨石潛山怪，深篁隱洞仙。鳥遊溪寂寂，猿嘯嶺娟娟。  
揮袂日凡幾，我行途已千。暝投蒼梧郡，愁枕白雲眠。

若再加上徐俊據廣果寺寺名的變異，推定〈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當作於神龍三年至開元中這一段時間，則我們更有理由將〈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江上羈情〉二詩歸於宋之間的名下。

### 三、〈大漠行〉與李昂

存有 P.2544、P.2748、S.2049 等三個寫本的〈大漠行〉，《輯考》所錄大抵已極為精審，唯有一處可再商榷，即「黃雲黯黯日光耶」一句。<sup>(註 23)</sup>事實上，「耶」字原卷皆作「邪」，而「邪」當即為「斜」，二字在敦煌文獻裡是常混用的。此首僅見於敦煌文獻的詩作，其作者本無可考，只是，筆者翻閱《全唐詩》時，偶然發現開元中曾任考功員外郎的李昂有一首〈從軍行〉，<sup>(註 24)</sup>其中有四句詩句與〈大漠行〉幾乎全同，如此一來，〈大漠行〉的作者也就不再是無從考索的無解之謎。同樣為便於討論，茲先將〈大漠行〉、〈從軍行〉引錄於後，分別作：

五將登壇俱出師，長風萬里送旌旗。太白星前分甲冑，蒼龍闕下度熊羆。  
崆峒木落邊秋早，故木黃龍白磴道。黃雲黯黯日光斜，直北胡風吹白沙。  
昭君一去留胡地，蘇武長年憶漢家。戎衣不脫生冰雪，汗馬連年長被鐵。  
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裏空流血。登城四顧何茫茫，鐵額銅頭埋戰場。  
功名至竟知何在，今日歸心逐雁行。

漢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間。塞下長驅汗血馬，雲中恒閉玉門關。  
陰山瀚海千萬里，此日桑河凍流水。稽洛川邊胡騎來，漁陽戍裏烽煙起。  
長途羽檄何相望，天子按劍思北方。羽林練士拭金甲，將軍校戰出玉堂。  
幽陵異域風煙改，亭障連連古今在。夜聞鴻雁南渡河，曉望旌旗北臨海。  
塞沙飛漸瀝，遙裔連窮磧。玄漠雲平初合陣，西山月出聞鳴鏑。

23.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153。

24. 《全唐詩》卷一二〇。

城南百戰多苦辛，路傍死臥黃沙人。戎衣不脫隨霜雪，汗馬趨趕長被鐵。

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上空流血。匈奴未滅不言家，驅逐行行邊徼賒。  
歸心海外見明月，別思天邊夢落花。天邊迴望何悠悠，芳樹無人渡隴頭。  
春雲不變陽關雪，桑葉先知胡地秋。田疇不賣盧龍策，竇憲思勒燕然石。  
麾兵靜北垂，此日交河湄。欲令塞上無干戚，會待單于繫頸時。

〈大漠行〉有「戎衣不脫生冰雪，汗馬連年長被鐵。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裏空流血」，李昂的〈從軍行〉則作「戎衣不脫隨霜雪，汗馬趨趕長被鐵。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上空流血」，二者幾乎全同，而且，二首詩的整體風格亦相當近似。看來，〈大漠行〉與〈從軍行〉若非均出自李昂的手筆，當也有互為承襲的關係。

像上述這樣的情形，亦出現在 P.3812 一首題署為「高適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託興奉詩」的作品上，詩云：

自從嫁與君，不省一日樂。遣妾作歌舞，好時還道惡。  
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下堂辭君去，去後君莫錯。

而唐人韋縠編選的《才調集》卷六有李白〈寒女吟〉一首，其末八句與前詩相仿，作：

昔君布衣時，與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便索邯鄲女。  
妾欲辭君去，君心便相許。妾讀薜蘿書，悲歌淚如雨。  
憶昔嫁君時，曾無一夜樂。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  
起來強歌舞，縱好君嫌惡。下堂辭君去，去後悔遮莫。（註25）

對此，有人以為〈寒女吟〉的出處本就頗有問題的——宋本李白的集子並未見此詩，是直到清人王琦注《李太白文集》才據《才調集》增補；而《才調集》的編選又不甚謹嚴，存有不少的疏漏，（註26）遂進一步地做了闡述，說：「李作有兩點可疑：一點是開頭云『昔君布衣時，與妾同辛苦』，則夫妻當初原本是同甘同苦

25. 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837。

26. 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頁687-689、840。按：傅氏所說的宋本李集，指的是南宋楊齊賢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參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出版說明」，頁8。

的；下文又說『憶昔嫁君時，曾無一夜樂』，則又似同床異夢了，前後豈不抵牾？第二點是最後一句『去後悔遮莫』，其實不通，哪裏比得上高詩結句『去後君莫錯』的溫柔敦厚，李白寫詩會是這樣的嗎？」並認定「李詩是淺人增添高詩而湊成的偽作」。<sup>(註 27)</sup>也有人認為「遮莫」、「莫錯」都是「錯莫」之訛，並無高下優劣之分，反倒極可能是「〈託興奉詩〉的作者裁取了李白〈寒女吟〉的後半部分以寄託自己的思緒，此舉高適當不屑為」。<sup>(註 28)</sup>大抵而言，上述二種說法似乎都還算言之成理。

同樣的，〈大漠行〉與李昂的〈從軍行〉相同的那四句詩句，究竟是哪一首竄截自哪一首，亦不易斷言。雖然是如此，但那相同的四句詩句，卻是讓我們對本毫無所悉的〈大漠行〉之作者，有了進一步推知的憑藉。筆者以為大抵有二種可能性：一為〈大漠行〉亦是出自李昂的手筆，由於其與李昂的〈從軍行〉不只是有詩句近同，同時，整體的風格也頗為近似，因此，它或為李昂同主題的異文本；二為我們雖無從得知〈大漠行〉是摘擇李昂的〈從軍行〉，亦或是李昂的〈從軍行〉襲奪〈大漠行〉，但，可以確定的是〈大漠行〉與李昂絕對是脫離不了干係的，不論是李昂拼貼他人之作，或者是他人拼貼李昂之作，都是如此。

#### 四、P.3906 的「幹輸輸貧士述情」與哥舒翰

P.3906 一寫本所抄的詩，除了《字寶》附讚碎金詩四首及「人生不學漫是非」、「先心短製作□書」二首詩外，<sup>(註 29)</sup>還有一首題署為「幹輸輸貧士述情」者，《輯考》並未錄及。<sup>(註 30)</sup>茲先將其錄校於下，詩云：

世情近日轉炎新，處處看來總一物。衫破便為寒坐客，靴光定是緩聽人。

無錢共活難為遂，有酒相追便極親。<sup>(註 31)</sup>從此丈夫須發憤，<sup>(註 32)</sup>莫教凡

27. 見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 27-30。

28. 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頁 9。

29. 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288、826。

30. 張錫厚對此已有補正，唯錄文有不少值得商榷者。參張錫厚，〈《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缺題二首》補正〉，《甘肅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

31. 極，原卷作「熬」，俗字。

32. 憤，原卷作「墳」，當是形、音皆近而訛。



口喚若貧。

此詩說的是世情冷暖，以人們總依穿著打扮、有無錢財酒食來評斷一個人為例，要人若不想讓人瞧不起，就得發憤，和「貧士述情」這樣的題署頗為相符。而 P.3906 在署「貧士述情」等數言之前，尚有「幹輸輸」等三字，其意為何，還頗費解。我們先從「輸」字說起，《龍龕手鑑·車部》有云：「輸，胡按反。」<sup>(註 33)</sup>《漢語大字典·車部》更直言：「輸，同翰。」<sup>(註 34)</sup>準此，筆者始懷疑所謂的「幹輸輸」或即「哥舒翰」之訛，因「輸」字與「舒」字同音，當是音同而訛；而「幹」與「哥」或為音近而誤。<sup>(註 35)</sup>而史書中亦載記有哥舒翰「疏財重氣，士多歸之」<sup>(註 36)</sup>的情事，像高適即是歸之之士的例證，<sup>(註 37)</sup>這又可和詩題中的「貧士述情」及其詩旨相連結。筆者以為此詩或即哥舒翰為勉不遇之士發憤向上而模擬貧士心情的撰作。

當然，這樣的說法要為人所信服，還有一點是必須理清的，即是若「幹輸輸貧士述情」確實就是「哥舒翰貧士述情」之訛，那麼，「哥舒翰」究竟是屬於詩題的一部分，抑或是標示作者名？敦煌文獻中，詩歌的抄錄若同時題署有作者名與詩題者，一般都是先署寫詩題，後略作空格，再題書作者名，但，先作者名後詩題且連寫的題署方式，亦有不少。如全抄錄詩篇的 P.3619 一寫本，其在題署詩題與作者名時，雖多是先詩題後作者名，但亦可見到「史昂述懷」這樣先作者名後詩題者。他如 P.2748 的「國師唐和尚百歲書」、P.4985 的「三明大師贈徹大德」、S.373 的「大唐三藏題西天捨眼塔」、S.4654 的「(張)延鑄奉和」和「又(汜)塘彥不揆荒無(蕪)聊申長句五言口號」，甚至前文曾引述過的 P.3812「高適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託興奉詩」，都是採取先署作者名後書詩題且連寫的形式。故我們幾可確定，P.3906 的「哥舒翰貧士述情」，應當一如 P.3619 的「史昂述懷」之題署，包含了作者名與詩題，「哥舒翰」是作者名，「貧士述情」則為詩題。

33.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一，頁四十四。

34. 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1990)，頁 3556。

35. 《廣韻·歌韻》云：「哥，古俄切。」《廣韻·翰韻》云：「幹，古案切。」同屬見母字。參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3。

36. 《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頁 3211。

37. 《舊唐書》卷一一一〈高適傳〉。

## 五、新發現的二首與長沙窯瓷器題詩重出互見的敦煌詩

敦煌詩中有一些是以幾何圖形呈現的，像 S.3835 背面即有四首此一類型的作品，<sup>(註 38)</sup>它們最大的特點，即是拆合漢字以成詩，並將之堆疊成網狀圖，形成了獨特的網狀離合詩圖詩。BD02126 背面也有一以文字堆疊成的圖，作：

多  
長 也  
二  
更 初  
思  
欲 見  
問  
員 疑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錄》以為這是一首迴文詩，卻不知如何通讀。<sup>(註 39)</sup>其實，它當也是一網狀離合詩圖詩，應解作：「夕夕多長也（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欲見，門口問員疑。」有意思的是，湖南長沙窯瓷器題詩中也有一首和此詩圖詩幾相同，該詩云：「夕夕多長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遠客，門口問經夫。」<sup>(註 40)</sup>如是，一方面證明了上述的解析無誤外，更增添了一條材料，可說明敦煌文學中那些佚名的作品，除非有極濃厚的地域色彩，是不能夠輕易斷言它們出自敦煌文士之手或僅流傳於敦煌一地。<sup>(註 41)</sup>又 BD01957、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編號 4 等二寫本的背面，也有一詩是過去在討論敦煌詩與長沙窯瓷器題詩二者互見情形時未曾注意到的，該詩《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錄》擬名為〈走

38. 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286、881。

39.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三十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條記目錄」頁 4。

40. 李效偉，《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 109。

41. 有關其他敦煌詩與湖南長沙窯瓷器題詩重出互見者，可參徐俊，〈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唐研究》第四卷（1998）。

字旁遊戲詩》，(註 42)作：

遠送還通達，逍遙近道邊。遇逢遐迕過，進退速遊連。(註 43)

而長沙窯瓷器題詩則有詩作：

遠送還通達，逍遙近道邊。迂逢遐迕過，進退適遛連。(註 44)

二者近同，若有異處，也多為上下字的乙倒或同音字，其特點是從頭至尾全由有辵字偏旁的文字組合而成，玩文字遊戲的意圖至為明顯。

## 六、幾首敦煌詩新發現的寫本

有的敦煌詩僅存單一或數個寫本，有的則存有十數個寫本，不管是什麼樣的情形，《輯考》幾已搜羅殆盡，只是，敦煌文獻終究是一相當龐雜的文物，典藏處又遍及世界各國，難免有些未及收錄者，像「郎君須立身」一詩，《輯考》即漏列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編號 4 的本子。(註 45)而筆者近年來也有若干的發現，茲將它們一併陳述於後。

### (一)〈寒食篇〉新發現的寫本——S.6208V+S.3227

被疑為王泠然佚作的〈寒食篇〉，本被認為只有 P.3608 一寫本，(註 46)而筆者於偶然間發現 S.6208+S.3227 一拼合卷(註 47)亦抄錄有此詩。茲將此一拼合卷所抄寫的內容簡要地敍錄如下：

42.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二十七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條記目錄」頁 9。按：當以擬作「辵字旁遊戲詩」為確。

43. BD01957 與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編號 4 所錄大抵相同，只有一字稍異，即「進」字中研院傳圖藏本作「進」。

44.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144。

45. 《輯考》所錄與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分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880；鄭阿財，〈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收入潘重規等著，《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 355-402。

46. P.3608 於〈寒食篇〉後抄有〈夜燒篇〉，而〈夜燒篇〉即王泠然的〈夜光篇〉，〈寒食篇〉與之的詩調又相同，故被懷疑是王泠然的佚作。見王重民，〈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1963）。

47. 參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華岡文科學報》第 17 期（1989.12）。

## ◎ S.6208 + S.3227V

1. [《雜集時用要字》] (註 48)

## ◎ S.6208V + S.3227

1. [雜寫]
2. [十二月曲子] (註 49)
3. 古賢集 (首題)
4. [〈寒食篇〉]

說明：墨色甚淡，僅存 8 殘行，之後依稀尾題作「下女夫詞一卷」，  
《英藏敦煌文獻》於 S.3227 處即以之為題名，只是，於 S.  
6208V 處又作「失名韻文？」。

題記：□□年二月七日張李儒書□

書後有殘紙，不可列將□，□然無手算，(註 50)且作五言□。

5. 韓朋賦一首 (首題)

說明：此篇作品的書跡不同於前，當不是張李儒所抄。

這樣看來，或許此一寫本的發現，仍無助於理清〈寒食篇〉的作者問題，但對進一步了解該詩於當時的傳播情形卻不無助益。

## (二) 〈錦衣篇〉新發現的寫本—— P.2598V

〈錦衣篇〉一詩，《輯考》所見就 P.4994 + S.2049、P.2544、P.2748 等三寫本，其中的 P.2748 又僅存題而已。(註 51)事實上，P.2598V 有題作「錦於篇」者，其實就是〈錦衣篇〉，雖然此一寫本的〈錦衣篇〉僅抄至「悲風還度李」，並不是全本，而且書跡亦不佳、訛誤頗多，但對詩句的通讀仍有若干的助益。如，《輯考》據 P.2544、S.2049V 二本，將此詩的一開頭錄校作「錦衣長服九天來，祿位功勳剪頭得」，其中的「剪頭」一詞似乎不通，非但無法與「九天」一詞相對，於義亦未知其詳，而 P.2598V 則作「戰頭」，適可對應於「九天」一詞。另外，我們由其書寫

48. 參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頁 98。

49. 據《英藏敦煌文獻》所擬。

50. 算，本作「竿」。

51. 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468。

的情況，也得以推知它當是一名學郎習字時所書，〈錦衣篇〉或也在當時被做為教材而傳播著。

《輯考》所錄的〈錦衣篇〉，除了上述可據 P.2598V 一寫本加以匡補者，仍有數處可再商榷：一是「昏昏煞起暗長昏」一句似乎未為工整，無法與下一句的「漫漫平川接大同」對偶，檢視原卷，「煞起」一詞，P.2544、S.2049V 作「煞起」，P.2598V 則作「煞云」，而下一句與之對應的是「平川」，故「煞起」或為「煞氣」之音近而訛；「暗長昏」一詞，P.2544、S.2049V 作「暗腸昏」，P.2598V 則作「闇長昏」，下一句與之相對的為「接大同」，而「大同」為地名，<sup>(註 52)</sup>故「長昏」當亦為地名，只是，當時並無此一地名，其或為唐時隸屬於隴右道的「常芬」<sup>(註 53)</sup>之音近而訛。二是「與路□其怨怨巡」的「與」字，P.2544、S.2049V 作「与」，其固然確為「與」字的別體，但敦煌文獻中亦有將「馬」寫如「与」者，像〈北邙篇〉「晉國衣冠車馬流」的「馬」字，P.2544、S.2049V 二卷即作「与」，而且作「馬路」方可與下一句的「金鉀」相對。三是「匹馬難行胡媚磧」的「胡媚磧」，P.2544、S.2049V 二本確實書作此，只是一般典籍文獻中未見此一地名，倒是《舊唐書·渾瑊傳》有「狐媚磧」，<sup>(註 54)</sup>二者指稱的應是同一地，於義，當以《舊唐書》為勝。綜合上述瑣屑之見，〈錦衣篇〉之錄文當如是：

錦衣長服九天來，祿位功勳戰頭得。地險成功可難策，風大非時報看息。  
昨夜龍門僉失威，今日神沙破奚賊。昏昏煞氣暗常芬，漫漫平川接大同。  
坐臥長須記南北，有時迷路失西東。翩翩獵騎奔馳速，射煞羆悲滿山谷。  
忽有強風動地來，撩亂風沙迷人目。長成自故足□哀，怨騎松煙閉不開。  
愁雲盡候昭君墓，悲風還度李陵臺。鼓聲罷兮角聲遠，由侯長恐臥霜散。  
自進邊庭三十年，一身為力千場戰。馬路□<sup>(註 55)</sup>其怨怨巡，金鉀磨勒總欲穿。  
匹馬難行狐媚磧，披裘獨望不啼川。東道白兮西道白，暖少寒多不生草。  
積雪千年尚未消，□人迷漠風沙老。不知開閉幾千秋，此地從來戰未休。

52. 參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 1994 年影印新校本）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頁 1147。

53. 參《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三〉。

54. 《舊唐書》卷一三四〈渾瑊傳〉，頁 3703。

55. □，原寫本均作「𠂔」，《輯考》錄作「征」，恐待商榷。後文的「□人迷漠風沙老」亦如是。

明主計論邊庭苦，將軍何立不公侯。

### (三) 其他敦煌詩新發現的寫本

1. 「書後有殘紙」一詩，《輯考》指出計有 P.2947、P.3195、P.3322、S.6208 等四本。(註 56)事實上，至少還可見三本，其分別如下：

(1) P.3192 抄錄完《論語》卷第六（尾題）後，旋即抄有此詩，並有「丙子年三月五日寫書了，張□□讀」的題記，背面另有題署「大中十二年四月一日社長李明振」的社司轉帖。

(2) S.6208V + S.3227 抄錄完〈寒食篇〉後，亦寫錄有此詩，詳細錄文已見前文。

(3) Dx2955 一殘片亦書有此詩，寫本正面作「且作五言書，手若（弱）筆」，背面則有「□後有殘紙，不可別將歸，雖然」，詩後並有題記：「□若（弱）筆惡，多有闕錯，明師見者。」(註 57)「□作書從惡量由滿可蒼往來□勿新學苦死未曾書雖□庚午年十月日孝（學）生呂惠達書寫。」(註 58)

2. 「孔子高山坐」一詩，《輯考》指出計有 P.3597、北 8317 等二本；(註 59)「高門出貴子」一詩，《輯考》則指出計有北 8317、S.614 等二本。(註 60)事實上，二詩又均可見於 Dx5178，唯僅存殘句二行，其一作「孝（學）聞官」，其二作「子高山坐若」。

3. 〈五言贈牛女〉一詩，《輯考》指出僅存 S.5139 一本。(註 61)其實，此詩還可見於 Dx6006V + Dx11096V (2-1) 此一合拼卷，唯僅存詩題及詩句八個字，其後並有一行文字書有寺院與沙彌之名，如下：

1 五言贈牛女 一年一為期七月七

2 報恩寺沙彌吳善住一心養

4. 附帶一提的，P.3826V 抄有王梵志詩一首。王梵志詩因已有多種專著輯錄，故《輯

56.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785。

57. 此段文字，亦可見於 BD00526V。

58. 參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獻經眼錄(二)〉，《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1997）。

59.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286。

60.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916-917。

61.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891。

考》並未再錄之，而研究者計整理出三十餘個寫本抄錄有王梵志詩，若按各系統寫錄的情形來看，<sup>(註 62)</sup>其大抵如下：

類 別	卷 號	備 註
三卷本	(卷上) S.778、S.1399、S.5474、S.5796 (卷中) P.3211、S.5441、S.5641、Dx11197 (卷第三) P.2914、P.3833、Dx889+Dx2558	* P.2914 同時抄有一卷本和三卷本。
別卷本	P.3418、P.3724、S.6032、Dx2139	
一卷本	P.2607、P.2718、P.2842bis、P.2914、P.3266、 P.3558、P.3656、P.3716V、P.4094、S.2710、 S.3393、S.4669、S.5794、Dx890+Dx891、寧樂本、 Dx4754、Dx10736	
一百一十首本	S.4277+Φ256+Dx485+Dx1349	
散篇	S.516、P.2125、P.3876	

抄有王梵志詩的敦煌文獻，大概就是這些了。而筆者另於 P.3826 的背面發現抄錄有屬於三卷本卷中的王梵志殘詩一首，作：「王梵志詩集卷，吾家多□田，不善廣平王，有錢怕不用，身死留何益，□□」，此即《王梵志詩校注》一書中編號 21 的「吾家多有田」詩，其後又有「昔者夫子 孔子共項託相問書一卷 孔子項託永□□寫」、「戊子年二月廿六日張法律和戒文一本」等隨興的雜抄。

## 七、結論

本文所提出來的若干敦煌詩的新發現，大抵圍繞在作者為誰、存有哪些本子及作品錄校的字詞正確與否等三方面上，這不管是對拼貼盛行、讀者崛起的網路

62. 此表的製作，主要參考陳慶浩、朱鳳玉合撰的〈王梵志詩之整理與研究〉〔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 156-167。〕、朱鳳玉的〈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之文學文獻鈹錄（初稿）〉〔收入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3），頁 57-115。〕，以及項楚的〈王梵志〉〔收入項楚等著，《唐代白話詩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第三章。〕等三個篇章。

文學而言，或是對強調科學化、跨領域的研究新趨勢而言，似乎都是背道而馳的，是跟不上潮流的。只是，我們也必須了解到，現在文學作品的走向與時代的潮流，或可提供我們看待屬於唐五代寫本文學一部分的敦煌詩之新視域，但絕對不能以之為規範、為準則，唐五代的文學、寫本文學是有自己的規範與準則的。

像宋之問、哥舒翰等人佚作的發現，是有賴典籍載記相關的生平事跡、詩文作品等，才得以推知的，當然，這些佚作的確認，對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也是有所助益的。又如，若欲從傳播學的角度來了解唐詩的流傳情形，則「夕夕多長夜」詩（BD02126）、「送遠還通達」詩（BD01957V、中研院傳圖藏編號 4V）與長沙窯瓷器題詩的重出互見，書跡不甚佳的 P.2598V 之〈錦衣篇〉，「書後有殘紙」一詩不斷地出現於各寫本的題記之中等等，均是很好的素材。再者，諸如「爾日更顚顚」（〈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與「黃雲黯黯日光耶」（〈大漠行〉），分別是「爾日更顚顚」與「黃雲黯黯日光斜」之訛，等等有關錄文的斟酌，不外就是期許在詮解作品時，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讀。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晉·陳壽撰，1987，《三國志·魏書》，台北：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
- 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2001，《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後晉·劉昫撰，1992，《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
- 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1993，《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 宋·歐陽修、宋祁撰，1994，《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
- 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鑑》，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6 冊。
- 清·王琦注，1993，《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 清·聖祖敕編，1996，《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 二、近人論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1994-2005，《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1992-2001，《俄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1990-1995，《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1999-2007，《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前出至第五十六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王重民，1963，〈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
- 朱鳳玉，2003，〈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之文學文獻敘錄（初稿）〉，收入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頁 57-115。
- 李效偉，2003，《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 邵文實，2007，《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 長沙窯課題組編，1996，《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施萍婷，1997，〈俄藏敦煌文獻經眼錄(二)〉，《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
- 徐俊，1998，〈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唐研究》第四卷。
- ，2000，《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
- 張錫厚，2004，〈《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缺題二首》補正〉，《甘肅社會科學》第 6 期。
- ，2005，〈讀《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札記〉，《文學遺產》第 2 期。
- 陳慶浩、朱鳳玉，2003，〈王梵志詩之整理與研究〉，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頁 156-167。
- 黃永武，1992，〈唐朝的國際球賽〉，《珍珠船》，台北：洪範書店，頁 185-187。
- 項楚，1993，《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2000，《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成都：巴蜀書社。
- 項楚等著，2005，《唐代白話詩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傅璇琮編撰，1996，《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全文影像檢索系統（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
- 楊明璋，1999，《敦煌世俗詩歌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7，《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編纂，1986-1990，《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鄭阿財，2000，〈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收入潘重規等著《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355-402。
- 鄭阿財、朱鳳玉，2002，《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 New Discoveries of *Chinese Poetic Collections from Dunhuang*

Ming-chang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amends and revises some parts of *Chinese Poetic Collections from Dunhuang* written by Xu Jun. This paper identifies some authors of some works by means of textual research: P.2673 *Chu du ling guo shaozhou lingjiu guangguo er si qi siyuan xian gjie gu tong shi* 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 and *Jiang shang ji qing* 江上羈情 belong to Song Zhi-Wen; P.3906 *Pinshi shuqing* 貧士述情 comes from the handwriting of Geshuhan; and *Damoxing* 大漠行 may have been written by Li Ang. This paper supplements some of these manuscripts with other manuscripts. The poem, “*xi xi duo zhang ye* 夕夕多長夜” can be seen in BD02126 and “*song yuan hai tong da* 送遠還通達” can be seen in BD01957V; both poems also appear in 4V held at the Fu Ssu-nien Library at Academia Sinica. All of them can be seen on vases produced by the Changsha kiln. *Hanshipian* 寒食篇 can be seen in S. 6208V+S.3227, and *jinyipian* 錦衣篇 can be seen in P.2598V. Finally, this paper amends some addenda of some works: “*er yue geng yong yong* 爾曰更顛顛” (*chu du ling* 初度嶺) and “*huang yun an an ri guang ye* 黃雲黯黯日光耶” (*da mo xing* 大漠行) should be “*erri geng yong yong* 爾曰更顛顛” and “*huang yun an an ri guang xie* 黃雲黯黯日光斜”.

**Key words:** Dunhuang, poem, Song Zhiwen, Li Ang, Geshuhan, Changsha kiln, manuscripts